

973868

1561.45
36025

海浪

(英)弗吉尼亚·吴尔夫



二十世纪外

书

(京)新登字017号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海 浪
Hai La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75,000 开本85)×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7\frac{9}{16}$ 插页2

1993年4月北京第1版 199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00

ISBN 7-5016-0130-5/I·130 定价 4.20元



吴尔夫·《海浪》·意识流

——译本序

读者现在展开的这部《海浪》，虽说是长篇小说，但与平时我们所熟悉的小说的内容和形式都迥然不同：它既没有戏剧性的情节，也没有人物的连贯行动；我们甚至看不清每个人的面貌和身材，然而，他们那如涓涓流水般的内心活动，却给予我们一种深切的感受；这种感受也许因人而异，或者朦胧得连自己都一时难以说清，但却有一种缠绵的力量，让你久久萦绕于心。

恐怕这正是《海浪》的魅力所在吧？

本书的作者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妮娅·吴尔夫 (Virginia Woolf, 1882—1941)。其父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颇有成就的传记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她家中藏书极丰，交往的都是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名流。她虽因健康原因，没有进过学校，却在父亲的亲授下，获得了渊博的知识。高度的文化教养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不但塑造了她，也奠定了她后来文学活动的基调。

一九〇四年父亲去世后，弗吉妮娅开始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撰写书评，从此步入文坛。她在伦敦的住所和婚后同丈夫共创的霍加斯出版社，聚集了托马斯·艾略特、爱德华·福斯特、亨利·詹姆斯这样一批有才华的文学家，他们以艺术上的严格原则为共同信仰，成为伦敦文学生活的中心，并以她的

住宅为名，称作“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吴尔夫夫人可说是把她的全部情感都投入了文学，以致心力交瘁，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她极度沮丧，精神几近崩溃。一九四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她的伦敦住所被炸，整日惶惶，终于家乡萨塞克斯的乌斯河溺水自尽。

弗吉妮娅·吴尔夫在其文学生涯中，始终以创新为己任，无论是作为文学批评家还是小说家，她的作品都独具特色。她写的评论，以感受和印象替代分析和判断，立意新颖，富于启发性，风格婉约，为人所称道。而在她的主要领域——小说创作中，更有鲜明的个性。她用自己敏感而又深沉的情怀去体验人生，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感受和活动。

她在发表了最初的两部小说《远航》（1915）和《夜与日》（1919）之后，即抛弃了具有特定“主题”的理性叙述式的传统模式，开始了新的试验。她认为，威尔斯和高尔斯华绥等人的作品是“老生常谈”，还硬要把故事和某些哲理相联；然而，人的生活是与按部就班的情节和说教训谕不相干的。她说：“在瞬间检验一下普通一天的普通头脑吧。这样的头脑接受着无数的印象——鸡毛蒜皮、奇思异想、烟消云散或精雕细刻的东西。这些印象来自多方面，是无数微粒的倾盆大雨……形成了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喜爱，也没有既定格式的结局……生活不是一副安放对称的眼镜；生活是一圈从始至终笼罩着我们的意识的光晕，是一个半透明的信封。”依她之见，作家的任务便是“当那些微粒落到头脑之时，按其先后顺序记载下来，并依此顺序把人不自知的和无拘束的精神传达出来。”这样，小说就成了一系列感官上的印象、感受、沉思和反省。她的这些文学主张，从哲学上说，是受到洛克的经验论的影响的。洛克认

为，人的知识有两个来源，即分别通过感觉和反省来获得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经验；再由这些或然性的东西经过推理，得出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更为一般的结论。

她在评论中竭力推崇 D. H. 劳伦斯、福斯特、詹姆斯·乔伊斯、普罗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她认为，最后这两位作家的作品是“纯粹全然出自灵魂的产物的构思”、“与什么都无关”的文学的范例。而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她也身体力行，把她的文学观付诸实践。

一九二一年，吴尔夫夫人出版了八部中篇小说（收进《星期一或星期二》，再版时改题为《鬼屋》（1944））。这八部中篇代表了八个“生存片刻”，全书即成为把八个产生这些事件的头脑的瞬间情绪束在一起的印象和概念。一九二五年，她在《黛洛维夫人》一书中首次示范性地完成了把一系列“片刻”融为一篇小说的尝试。书中写的是六月间伦敦的一天，大本钟的声声敲击把时间分割成段段碎片，出现的是与黛洛维夫人同时行动的或是她脑海中掠过的以往和将来与她交往的人物。一九二七年发表的《到灯塔去》，写的是兰姆西教授一家和客人们的情况：第一章是战前的九月的一天，第二章是战争中的一夜，地点由苏格兰西北沿海一岛转换到一间荒弃的住房，第三章是战后的一个上午，劫后幸存的人物返回海岛，继续原先拖延下来的行动，全书用一天的时间框架象征了若干年的跨度。

到一九三一年她出版《海浪》一书时，终于在小说创作的探索中建立起了自己的风格。

在长篇小说《海浪》中，作者把人生的全部岁月压缩进一天的时间结构里。她把一天从日出到日落分割成九个时间片断。每个片断的开头，都先写伴随着太阳的位置的海浪的起伏以及

季节的更迭等自然景观，很像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起兴”。书中的六个人物彼此分离，他们在各段时间里用内心独白的形式分别娓娓叙述自己的所思所感，断续地勾勒出各人从童年到暮年的一生，其间还插叙了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对第七个人物——波西弗的怀念。

这六个人物童年时住在海滨的同一所宅子里，受教于同一位家庭教师。他们早期的经历影响了他们个性的成长，并在一生中保留下美好的忆念。他们有过两次聚会：一次是在一家餐馆中与波西弗一起吃饭，另一次是进入中年后在汉普顿宫中碰头。这些人物的个人生活只有偶然的披露，但他们的独白却若明若暗地揭示了各自的个性。其中三个男性都算是艺术家：伯纳德是个热爱生活的小说家；奈维尔是个追求尽善尽美的人；而澳大利亚人路易，心理上虽有自卑情绪，却深受传统观念影响，上进心强烈。三个女性也性格各异：苏珊是个贤妻良母——她爱恋伯纳德，却嫁作他人妇；珍妮是个美貌的交际花，一心只爱波西弗，故终身未嫁；羞怯而神秘的罗达，成了路易的情人，最终自杀。在最后一段独白中，垂暮的伯纳德回忆了自己和朋友们的一生，感到自己正在流入他人的意识，就像一浪汇进波涛，认为他们六个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

在《海浪》中，作者无疑想通过时间凝缩、人物归一的紧密结构，创造出一个微观世界来象征艺术家的个性世界、英国的特定世界或全人类共有的世界——一个支离破碎、筚路蓝缕和断井颓垣的世界。而书中人物不时流露出的“最讨厌‘必须’”“我到底是谁”等种种心绪，则体现了人们在寻求自我时的苦闷。

在散文诗般优美的情景交融的描绘背后，不难看出时时散发出来的哀怨情调。如果作者不是特别熟悉和偏爱伦敦及海

滨，如果作者不是特别熟悉和偏爱这些多愁善感的人物（波西弗就是她最钟爱的兄长的影子），她就不可能在笔墨中注入那么多激情，我们读后也就不会激起感情上的波澜了。

《海浪》不但和《黛洛维夫人》、《到灯塔去》和《幕间》（1941）并列为吴尔夫夫人的最佳小说；作家本人也同爱尔兰的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和美国的福克纳一起跻身意识流小说家的前列（尽管这些名家都不愿意别人把他们归为某一流派）。

谈及意识流小说，并非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公认的严格定义。它是“非戏剧性小说”的一种叙事技巧，记述的是连绵不断的视觉、听觉、触觉和下意识的印象，常与“内心独白”混用。内心独白本是戏剧用语，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屡见不鲜，后来由大仲马移植到小说中，不过只限于心理描写的手段。至于意识流，本是心理学术语，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著名小说家亨利·詹姆斯之兄）在《心理学原理》（1890）一书中所首创。后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发展了威·詹姆斯有关非理性及无意识的观点，肯定了潜意识存在，将其视为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并用自由联想医治精神病，遂对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途径，也对重视深入心理描写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家在运用意识流手法时彼此各异：有的通篇累牍，有的只插入片断；有的为了再现外部世界，有的则侧重内心的思索或情感；有的只用于回忆过去，有的也对未来浮想。简言之，意识流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自由联想地叙事，通常超越时空界限，不受因果关系的制约，这就打破了情节逻辑的传统结构。但意识流小说毕竟是作家形象和逻辑思维的产物，因此并非不着边际，而是通过某一触发物的引发，意识活动从某一事件的中心向四外发散又

收回，其中有跳跃，有交叉，也有重叠，从而形成一种枝蔓式的主体结构。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哲学上有“变的哲学”的创始人、“非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法国的柏格森提出的过去的意识浮现出来与现在意识交织，形成了一种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物理学上有“相对论”奠基人爱因斯坦提出的运动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相对地打破原有界限；科技新成果中有超音速飞机和宇宙飞船和先进的通讯设备，缩短了空间距离，改变了时间观念；美术上有塞尚、高更、梵高和毕加索等画家的印象主义作品，强调在精微的光线变化下，人们在视觉上对观察物的瞬间印象……凡此种种，投射到文学上，就大大推动了意识流小说向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并引起戏剧和影视表现手段的一系列变革。

近年来，我国颇有些注重探索的作家和编导在模仿意识流手法。但是，由于作家对这种技巧的理解和掌握，由于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时空观念的缓慢节奏，也由于我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欣赏水平，目前的试验只能处于初始阶段。相信《海浪》一书的出版，将对我们的作家和读者有所启迪。

弗吉妮娅·吴尔夫堪称一位热心的文学和社会活动家。她是个积极的女权主义者，曾用自己的小说《奥尔兰多》(1928)、《一间自己的房间》(1929)、《三个基尼》(1938)以及许多书评和散文为妇女的平等权益大声疾呼。由于她承袭了英国上层社会悠久的安适传统，并有充裕的收入保证了她的优越生活条件，甚至认为只有那些有教养的有闲阶级才能对生活冷眼旁观和客观评价，这就形成了她敏感的精神气质和对个人价值的过分强调，结果却忽视了人的社会性，钻进与世隔绝的象牙之塔中去

描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自身感受,这诚然是不足取的。事实上,恐怕连她本人也未曾意识到,她置身的天地过分狭小,她的热情和才华如果扩大到更广阔的普通人的社会中去,肯定会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胡允桓

1992.6.于北京

弗吉尼亚·吴尔夫 (1882—1941), 英国著名女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她的小说多采用凝缩时间、情景交融的意识流手法, 笔调清新婉约, 极富含韵, 有散文诗的优美。《海浪》是她的代表作之一。

太阳还没有升起。海天混沌一色，只是海面稍稍有一点涟漪，仿佛有一块布在上面起伏打皱。随着天色逐渐泛白，天边现出一条暗沉沉的线，把海和天分了开来，这时那块灰色的布上就出现了一行行浓重的条纹，在水面下绵延不断，互相追逐，彼此推拥，不断前进。

当它们到达岸边时，每条波纹先高高涌起，然后一一散裂，在沙滩上铺上一层薄薄的白色水花。波浪暂时平伏一会，接着又重新掀起，发出叹息般的声音，就像熟睡者梦中不自觉的呼吸。这时天边那条暗纹渐渐变得明朗，就像一瓶陈酒中的酒渣已经澄清，使酒瓶重新透出绿莹莹的颜色。地平线外，天空也慢慢变得清澈，仿佛那里鱼肚色的沉渣已经澄清，或者仿佛有个伏在地平线下的女郎举起了一盏明灯，使天空中横亘着一条条青黄夹白、色调暗淡的光纹，活像一把扇子上的一条条扇骨。接着她把灯更举高了一些，大气就显得仿佛是由纤维织成似的，它从绿色的水面上抽起一缕缕金黄血红的细丝，好像放烟火时纷纷腾起的烈焰。随后这些烟火的万千丝缕逐渐融汇成炽热的一片，将那原来沉甸甸像灰毛毯似的天幕烘托起来，化成了亿万点淡蓝的光霭。海面渐渐变得透明起来，不断微微起伏，闪闪发光，直到那些暗淡的条纹终于几乎全部消失无踪。那条擎着明灯的手臂慢慢地越举越高，最后那广漠的光焰似乎明显可辨；天边燃起了一圈弧形的光芒，映得它近旁的海面一片金光闪闪。

光照射到园中的树木，逐步把叶子一一映成了透明。一只鸟儿在高处啾然而鸣；静默了一会；接着又是另一只鸟儿在低处啾啾。阳光照出屋壁的棱角，然后像扇尖似的轻轻触在一块白色窗帘上，映出卧室窗前一片树叶细小得像指印般的蓝色阴影。窗帘微微地掀动了一下，但室内仍旧一片昏暗，朦胧难辨。外面，鸟儿一直在啾啾鸣唱着它们那单调的歌儿。

“我看见一个圆圈，”伯纳德说，“在我头顶上悬着。四周围着一圈光晕，不住晃动。”

“我看见一片浅黄色，”苏珊说，“蔓延得老远，最后接着一
条紫边。”

“我听见一个声音，”罗达说，“唧唧，唧；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我看见一个圆球，”奈维尔说，“在连绵不断的山坡前像一滴水似的挂下来。”

“我看见一个红缨穗，”珍妮说，“上面缠满着金线。”

“我听见什么东西在蹬脚。”路易说。“一头野兽被链子拴住了脚。它在蹬呀，蹬呀，蹬呀。”

“瞧阳台角落上那个蜘蛛网。”伯纳德说。“网上面有一滴滴的水珠和一点点的白光。”

“窗子跟前满堆着扫拢来的树叶，像一些带芒的麦穗。”苏珊说。

“小路上投下一个影子，”路易说，“像一只弯起的胳膊肘。”

“草地上晃动着一块块光斑。”罗达说。“它们是树梢上透下来的。”

“躲在树叶深处的那些鸟儿，眼睛都闪闪放光。”奈维尔说。

“鸟毛上盖着一层粗短的绒毛，”珍妮说，“都被水珠打湿

了。”

“一条毛虫蜷成个绿色的圈圈，”苏珊说，“上面有一排排短脚。”

“一只灰壳蜗牛爬过小路，一路压平了它身子底下的小草。”罗达说。

“一个个窗格里射出亮起了的灯光，在草地上闪闪烁烁。”路易说。

“石头冰我的脚。”奈维尔说。“不管圆的尖的，我都觉得出来。”

“我的手背火烫，”珍妮说，“手心却沾满露水，又冷又湿。”

“现在公鸡啼了，就像清溪里突然冒出一股鲜红的激流来似的。”伯纳德说。

“咱们上上下下、前后左右全是鸟儿的鸣叫声。”苏珊说。

“那只野兽在蹬脚；是一头被链子拴着脚的大象；那头又大又笨的畜生在沙滩上蹬脚。”路易说。

“瞧那所屋子，”珍妮说，“所有的窗子全挂着白色的窗帘。”

“洗碗间龙头里正开始流出冷水来，”罗达说，“直冲在盆子里的青花鱼上。”

“墙上满是金黄色的裂缝，”伯纳德说，“窗下有树叶子映出来的一点点细小得像指印般的蓝色阴影。”

“这会儿康斯泰伯太太正套上了她那双厚厚的黑袜子。”苏珊说。

“当炊烟一升起来，睡意就像一缕轻烟似的从房檐上被卷走了。”路易说。

“鸟儿原来正叽叽喳喳叫成一片，”罗达说，“这会儿洗碗间的门打开了，它们全一哄而起，像撒出一把谷子似的纷纷飞走啦。不过还单剩一只，在窗子下面叫个不停。”

“锅底上聚起了一层汽泡。”珍妮说。“一会儿它们纷纷冒了上来，越冒越快，像一串银色的珠子似的一直冒到了锅面上。”

“现在比迪正拿一把带锯齿的刀子在刮鱼鳞，刮到一只木盆里。”奈维尔说。

“饭厅的窗户现在变成了暗蓝色，”伯纳德说，“烟囱上冒出一缕缕的轻烟。”

“避雷针上停着一只燕子。”苏珊说。“比迪砰地一声把水桶撂在厨房的石板地上。”

“教堂的钟敲了第一下。”路易说。“接着又继续敲下去；一下，两下；一下，两下；一下，两下。”

“瞧那桌毯，沿着桌边洁白地垂下来。”罗达说。“又摆上了一圈洁白的盘碟，碟子边上都描着银线。”

“忽然一只蜜蜂的嗡嗡声刺进我的耳朵。”奈维尔说。“它就在那儿哩；飞过去了。”

“我身上发热，打战，”珍妮说，“快避开太阳光，躲到阴凉地方去吧。”

“现在他们都走了。”路易说。“只剩下我独自一个。他们进屋子吃早饭去了，剩下我站在墙边的花丛里。天还很早，没到上课时间。花儿朵朵地布满在草丛中间。花瓣五色缤纷。花茎从下面漆黑的土沟里长出来。那些花儿就好像光线幻化出来的鱼儿在绿阴阴的水里游动。我把一株花茎捏在手里面。我就是那株花茎。我的根深深扎进大地深处，穿过夹着砖石的干土，穿过湿土，透过铅和银的矿脉。我全身都是由脆弱的纤维构成的。最小的地震都会震得我发抖，沉重的泥土挤得我喘不过气来。到了这儿，上面，我的眼睛全是绿色的叶子，什么都看不见。在这上面，我是个穿着灰法兰绒衣服的孩子，系着根用一个黄铜蛇头扣起来的皮带。在那儿，下面，我的眼睛就是尼罗河边

沙漠上一尊石像上呆睁着的两眼。我看见女人们带着红色的水罐走到尼罗河边去；我看见骆驼一摇一摆走着，男人扎着头巾。我听到四周全是走动、颤抖和忙乱的声音。

“在这上面，伯纳德、奈维尔、珍妮和苏珊（不过不包括罗达）老用他们的捕虫网在花坛上掠着。他们从摆动在花尖上掠蝴蝶。他们把地面上洗掠一空。他们的网子里满是扑动的翅膀。他们叫唤着：‘路易！路易！路易！’但是他们看不见我。我藏在灌木树篱外面。只有透过树叶丛中的孔隙才能看得见。唉，上帝，让他们快走开吧。上帝，让他们把那些蝴蝶放在一块小手绢上，摊在砂砾堆上。让他们数着他们的那些乌龟壳，那些花蝴蝶和白蝴蝶吧。只求别发现我。我就像树篱荫下一株水松树那么嫩绿。我的头发全是树叶。我扎根在泥土的深处。我的身子是一株花茎。我捏了一下手里的那株花茎。从它的断口处流出了一滴汁液来，黏乎乎的，慢慢地变得越来越大。这时篱笆孔前闪过一个粉白色的身影。接着一道目光从缝隙里溜了过来。这目光窥见了。我是个穿着身灰法兰绒衣服的孩子。她找到了我。我的颈项背后被碰了一下。她吻了我。一切全都被打乱了。”

“我一吃完早饭，”珍妮说，“就连忙跑来。我望见篱笆孔里的叶子在动。我还当‘那是只正呆在窝里的鸟儿’哩。我分开叶子瞧瞧，可是那里并没什么呆在窝里的鸟儿。叶子还是在动。我吓坏了。我跑过苏珊身边，跑过罗达身边，又跑过正在工具房里说着话的奈维尔和伯纳德。我边跑边喊，越跑越快。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使叶子晃动？什么东西叫我心里直跳，撒腿就跑？最后我终于向这儿跑来，瞧见你，路易，全身碧绿，就像一株小树，像一根树枝，一动不动呆着，呆呆地睁着一双眼睛。‘他死了么？’我心里想，就吻了你一下，心在我的粉红色上衣里一

个劲跳动，就像这些树叶子仍旧在动那样，尽管并没有什么东西使得它们晃动。现在我闻到了牻牛儿的香味；我闻到了泥土味儿。我跳着。我滔滔不断地说着。我好像一张光线织成的网罩住了你。我浑身发抖地扑过来倒在你身上。”

“透过树篱的缝隙，”苏珊说，“我瞧见了她在吻他。我从花盆上抬起头来，从树篱上的一个缝隙里望过去，瞧见她正在吻他。我瞧见他们——珍妮和路易，正在接吻。现在我只好把我的苦恼包在我的小手绢里。把它紧紧地卷成一团。上课前，我要独自跑到山毛榉树下去。我不想坐在书桌跟前做算术。我不愿意坐在珍妮和路易的旁边。我要把我的痛苦心情带去，摊开在山毛榉树的树根前。我要小心察看它，用指头掂着它的分量。他们找不见我。我要吃野果，在刺莓丛里找鸟蛋吃，我会变得乱发蓬松，睡在树篱下面，喝沟里的水，死在那儿。”

“苏珊走过去了。”伯纳德说。“她刚走过工具房门口，把手绢紧紧揉成一团。她没有哭，不过她那挺漂亮的眼睛紧眯着，就像猫儿就要跳起来之前的眼睛那样。我要跟着她，奈维尔。我要带着好奇心悄悄跟在她后面，以便在她大发脾气，觉得‘我孤单极了’的时候，好马上去劝劝她。”

“现在她正悠悠晃晃、漫不经心地穿过野地走去，想瞒过我们。随后她走到了那个低坡上；她以为别人已经瞧不见了；她就双手握在胸前迈步飞跑起来。她两手的指甲在她那团手绢里紧勾在一起。她是在朝那山毛榉树丛下的荫蔽处跑。当她跑到那儿时，就像在游泳似的把两臂一分，钻进了树荫。但因为刚从阳光里来，两眼看不清，她脚下一绊，一下扑倒在树根上，躺在树丛下面，光线就像呼吸似的一隐一现，透射进来。树枝在上下地晃动。这儿正仿佛是充满着苦恼和烦乱。充满着忧郁哀愁。光线明明时暗。仿佛充满着痛苦。树根盘在地上活像个